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—跨文化研究專家徐鵬飛穿梭古今有成

書香聊天室

淡江學術圈

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

跨文化研究專家徐鵬飛穿梭古今有成

文／楊蕙綾採訪整理報導

緣起：本校法文系教授徐鵬飛，畢業於法國巴黎第四大學，擁有宗教人類學及哲學雙博士學位，他曾赴北京大學就讀1年。其專長領域為考古學、藝術史、人類學、漢學、奇幻文學及哲學。對於漢學的興趣與啟發，來自於大學時期一堂亞洲藝術史選修課，課中介紹中國唐朝至清朝的山水畫，中國文化之美，當下也讓他確立對中國文化的喜愛，後來至中國北京大學就讀，這一年的學習讓他受益良多，一連串與漢學的緣分，成就徐鵬飛未來20年 間，為研究漢學孜孜矻矻的好學之心。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，徐鵬飛曾擔任法文系系主任、全球化與文化差異研究中心主任， 專攻漢學與跨文化研究，他盡心投身教育，並以在本校任教為終身志業。

研究主軸

徐鵬飛兩大主要研究方向為：中國先秦的社會現象，以及文學及哲學；研究內容為漢學、哲學及奇幻、科幻文學；現階段致力於研究漢學方面之中國商周祭祀禮制以及甲骨文、金文。徐鵬飛提到，研究甲骨文與金文，並非專門研究它們的演變及構造，而是利用甲骨文及金文上面所記載的文字史料，和專家的研究紀錄來驗證，透過這些文字記載，可以得到許多屬於中國古代殷商及周朝當代的珍貴資料，進而用於考證中國古代祭祀及中國的社會現象。 他的研究特色，漢學研究是使用古記載、金石學與人類學等領域做研究，用現代人類學的角度來切入中國古代社會；哲學方面，以現象學來研究現代社會的問題，例如社會與戰爭，科學與社會。

研究成果

徐鵬飛發表的學術成果，包含期刊、國科會研究計畫及研討會論文。法國籍的徐鵬飛以其宗教人類學及哲學雙博士學位，從事跨領域的研究，漢學研究發表在《中國文化》、《中文學報》、《Early China》；哲學方面研究發表在《淡江外語論叢》、《淡江人文社會學刊》、《淡江學報》，其中有為國際知名期刊資料庫A&HCI收錄，期刊名為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，收錄篇名為〈Wu and Shaman〉（中譯名：巫與沙曼）；另有《淡江人文社會學刊》研究〈三位法國哲學家的時空觀〉，這篇文章是透過Maine de Biran, Bergson和 J. Guitton三位

法國哲學家的時空觀，以簡介所謂「法國式」的哲學。而徐鵬飛也有著作將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在法國出版，書名為《中國古代的禮制與政治的關係》，內容主要說明商與西周時期的禮制和政治的關係。 近期徐鵬飛也投身99學年度國科會計畫，其研究名稱為〈透過M. Houellebecq和M. Dantec的哲學性小說來探討以技術科學當做新興宗教的現象與基督／反基督的未來主義（II-I）〉。

研究進程與未來方向

徐鵬飛談到研究進程中三個重要的部分：

（一）不能用西洋人的觀念來解讀、了解中國古代記載內的研究。

（二）以較恰當的方式來研究主題。

（三）在資料庫中辨識古文字。

不同於其他研究漢學的學者，徐鵬飛具備了「哲學」的思維，被問到學習哲學是否為其研究帶來益處，徐鵬飛不假思索地表示，「哲學是思想的訓練，也是進一步了解自己觀念來源的方式。」他談到研究漢學的過程，他強調要不停的懷疑，「要懷疑觀點、寫法、資料來源及表達的方式。」徐鵬飛希望，自己能避免用西洋人的主觀及思考模式來臆測中國人的想法。「由於我來自法國，必須先對自己國家的文化深入的了解，不能夠以我自己的想法及對這個社會背景的理解來研究他人，必須知己知彼。」他認為這樣不夠客觀，失去研究本質。比如，中文字「福」，英文翻譯為「grace」，這個字在西洋解釋中蘊含天主教或宗教的意思，可見中、西兩方面所代表的含意並不相同。徐鵬飛也憶及研究過程中，當年恩師李殿魁扮演指導他的重要關鍵，「每當我有想法，都會先跟他溝通，他會檢視我的研究想法是否有缺失，當他告訴我『這是西方人的想法。』我便會加以修正。」

「如何以比較恰當的方式來研究主題，才是研究困難的癥結點。 」徐鵬飛提及，決定主題來源有兩種方式，第一種是想做什麼研究就蒐集資料，「但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危險！」他坦白指出，因為所想到的主題，有可能不符合當代的社會現象，「最安全的研究主題來源，應該讓歷史記載來提供，從寫有中國當朝當代的文化及社會現象的古文獻中得知方向，」此外，因為有其哲學研究背景，「我會依靠哲學家、理論家的理論去研究、訓練觀念定義，雖然不一定以哲學的角度分析，但對不同的題材，會有不同的琢磨方式。」

對於漢學研究，他眼神中透露出滿腔好奇心與衝勁，「在研究的過程中，遇見一個陌生的古文字，在無從得知正確唸法之下，想要輸入電腦中，得從龐大的資料庫中一一搜尋，這是比較困難的部分。」他利用中央研究院「漢字構形資料庫」中來對照古文字，經常費時耗力，無法對照時，便以印有古文字的圖片輸入電腦來取代，但又碰上輸出後字體模糊等困境，為了解決困難，他特別上網找尋有用的電腦程式。他強調

，做研究，一定要不斷求證， 「我記得有位美國學者的研究論文中指出，曾有資料記載一隻牛被老虎吃掉，事實上甲骨片上記載的並非『牛』，而是『馬』。」因此，研究資料並非全然正確，要不厭其煩的求證。雖然，研究會遇到困難、阻礙，但幸運地是，徐鵬飛生命中有位時時刻刻陪伴在身邊的太太陳鏡如（本校法文系講師），「她總是可以體諒我待在辦公室做研究，真的謝謝她。」這樣的力量讓他努力克服困難，在漢學領域中持續深造。徐鵬飛談到未來的研究發展，漢學部份除了繼續研究中國商周祭祀禮制與中國古代社會現象；哲學部分，將研究法國當代著名作家米榭・韋勒貝克（Michel Houellebecq）和M. Dantec的小說中神學的概念，以及科幻小說與古代神話和現代神學之間的關係。

著迷漢學研究 感念恩師啟蒙　徐鵬飛

每個人的一生，都有影響自己最深的人，我也不例外，在每個學習及研究的階段，很幸運，我擁有很多願意幫助我的貴人，在就讀北京大學期間，我本來是研究中國古代陶器及瓷器，但因授課老師口音問題，讓習慣北京腔的我完全「聽瞧」！讓我最後不得不放棄喜愛的中國古陶器與瓷器，轉而投身於其他科目的研究。 當時有幾堂介紹中國古籍、商周時期考古學及金石學的課程，讓我幾乎一聽就入迷，而我對文言文也十分感興趣，加上有熱心同學的幫助，下課後幫我細心檢查，上 課時我所抄寫的筆記是否有所錯誤，讓我可以繼續在漢學的世界裡深造。

之後，我又因博士論文主題未定而苦惱時，讓我遇見李伯謙老師，他所從事的研究主題是商周時期考古，指引我研究方向的新起點，讓我至今仍對中國商周時期祭祀禮制十分著迷。

另外一位恩師，他在我的漢學研究之路上，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，他就是中國戲曲專家李殿魁老師。對我而言，李殿魁老師就像一本百科全書，雖然他 研究專長為中國戲曲，但他對於甲骨文及金文也多有研究。我們認識15餘年，交情深厚，他樂於指點我在漢學研究的路上所遇到的瓶頸。當時，我經常到老師家拜訪，他家就像一座圖書館，有各式各樣的中文典藏書籍，尤其在甲骨文及金文方面，透過跟李殿魁老師的交流，我可以更加了解中國文化及思想。

研究，就是要從零開始，最後得出屬於自己的看法及角度，即使這樣的成果總是與得獎機會背道而馳，但，那又如何？堅持自己想做的，才是做研究的真正意義。

淡江時報社